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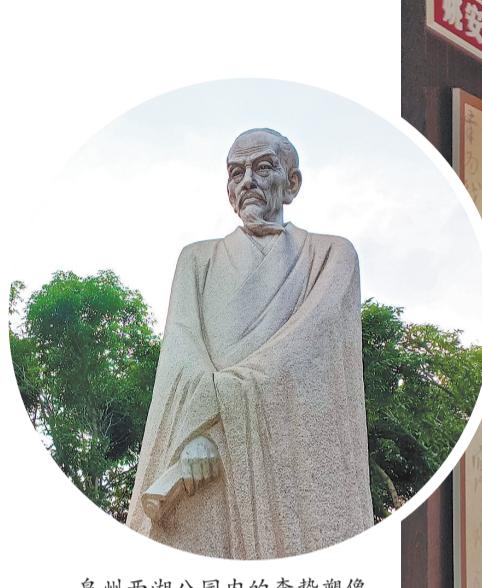
□责任编辑:蔡绍坤 □美术编辑:姜贝 □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b.com

明代泉州名人书信的趣味表达



核心提示
车马慢的古代，人们多数时候只能依靠鸿雁传书来传递讯息，书信因而承载了细腻的情感与温情的关怀。翻阅泉州古代名人的一些书信，字里行间，笔笔蕴含深意，也有某些趣味的表达令人会心一笑。品味这些书信，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古代世界的门，让人在淡淡墨香中得以重温古人的风雅与真情。

□融媒体记者 吴擎云 文/图(除署名外)



泉州西湖公园内的李贽塑像



还原真性情的李贽

明代泉州人李贽是中华文化史上二十五位思想大家之一。他率性真诚，与友人通信，往往笔到意随，倾怀而谈。明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（1598—1599），李贽在南京讲学。平时，他每到一处都会根据各地士子的兴趣设计讲学重点，如在山西沁水坪上村讲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在山西大同讲《孙子》，在北京极乐寺与袁宏道等讲《净土》，这回到了南京则决定讲《易》。在此期间，李贽曾写信给好友、山西人刘东星之子刘肖川，尽力游说他来南京参加他们正在进行的讲《易》会。此信《复刘肖川》（收录于《焚书》）亦记录了李贽在南京讲学与生活的细节，十分有趣：

“尊公我所切切望见，公亦我所切切望见，何必指天以明也。但此时尚大寒，老人安敢出门。又我自十月到今，与弱侯刻夜读《易》，每夜一卦，盖夜静无杂事，亦无杂客，只有相信五六辈辨

质到二鼓耳。此书须四月半可完。又其中一二最相信者，俱千里外客子入留都，携家眷赁屋而住近我永庆禅室，恐亦难遽舍掷之，使彼有孤负也。”

我谓公当来此，轻舟顺水最便，百事俱便，且可以听《易》开阖胸中郁结。又弱侯是天上人，家事萧条如洗，全不挂意，只知读书云耳，虽不轻出门，然与书生无异也。公亦宜来会之，何必拘拘株守若儿女子然乎？千万一来，伫望！望不可不来，不好不来，亦不宜不来。官衙中有何好，而坐守其中，不病何待？丈夫汉子无超然志气求师问友于四方，而责老人以驱驰，悖矣！快来！快来！

若来，不可带别人，只公自来，他人我不喜也。如前年往湖上相伴令舅之辈，真定康棍之流，使我至今病悸也，最可憾也！读《易》辈皆精切汉子，甚用心，甚有趣，真极乐道场也。若来，舟中多带柴米。此中柴米贵，焦家饭食

者六百余指，而无一亩之入，不能供我，安能饭客！记须带米，不带柴亦罢。草革未一一，幸照亮！”

倘若你是刘肖川，收到此信会是什么心情？首先，由于此前刘肖川曾以其父刘东星名义邀李贽北上会面，李贽便在信前真诚地表示很想见他们父子二人，两个“切切望见”流露出对刘东星父子的深切惦念。但也表示自己一方面是老人（当时已年过七旬），彼时又处于严冬时节，不便出门；另一方面又说出有远道而来的挚友特地住在留都（即南京）与自己论《易》，不能撇下他们。可见李贽对好友是一视同仁的。紧接着，李贽又开始尽力游说刘肖川来南京一聚。焦竑（即弱侯）是万历十七年状元，但醉心学问，弃官不仕，终成一代大家。李贽因而在信中将他称为“天上人”，并鼓动刘肖川前来与之结识，甚至不惜用“千万一来，伫望！望不可不来，不好不来，亦不宜不来……快来！快来！”这样喊话似的表述，足见其真心渴望好友能团聚一堂。但李贽同时直言不准带人非向学之人，即便是对方的亲戚朋友也不行，比如被他不客气地冠以“真定康棍”的家伙。此言一出，李贽爱憎分明的性格跃然纸上。

最后也是最绝的，李贽特别提到南京柴米很贵，所以提醒刘肖川如果来相会，一定要自备粮食。他还提到焦竑家吃饭的人口众多，不宜再添负担的客观事实。真诚是赢得他人信任和尊重的基础，李贽从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一套，所以他敢说真话，也愿意对友人敞开心扉。“不带柴亦罢”则应是李贽“淘气”的表现，他当然不可能让友人从千里之外背着柴禾来相会，此句却也创造出了友人温馨的交流氛围。《复刘肖川》虽仅数百字，却一下子就把一个豁达开朗、真性情的李贽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“暖男”蔡清的小小心机

蔡清（号虚斋，溢文庄）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，官至江西提学副使、南京国子监祭酒。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，在泉州水陆寺讲学时，江南学子追随他学习者众多。古代文人素重礼仪，特别讲究礼尚往来。细看蔡清与亲友、师长、门生等往来的书信时，你会发现他特喜欢送礼！小扇子啊，小手帕啊，茶帖啊，常随书信一并附送，真是一个古典式的“暖男”。

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，蔡清丁外艰。除服后，在给官员杨守阤（号碧川）的《寄碧川先生书》（收录于《蔡文庄公集》）中，他对杨守阤在自己丁艰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：“仰凭恩照，故敢及此。若不肖感德恋教之心，久而滋切，有不能自状者，非敢文也。”最后写道：“手帕二方，香茶二帖，奉表微忱。高祖墓表，尚乞留尊念，更容申谢。”恳切地奉上礼物，并请求杨守阤为自己的高祖撰写墓志铭。

在《与陆宪长书》一信中，蔡清先是致敬陆宪长：“视公向者一日了数十大公案，犹绰乎有余裕，人才相距何如也？愿益为国家、为苍生自保重。”随后抛出“礼包”：“附奉小书数册，手帕二方，殊不能尽下情。”真是有“礼”有据，想必收信之人，看了一定会乐开怀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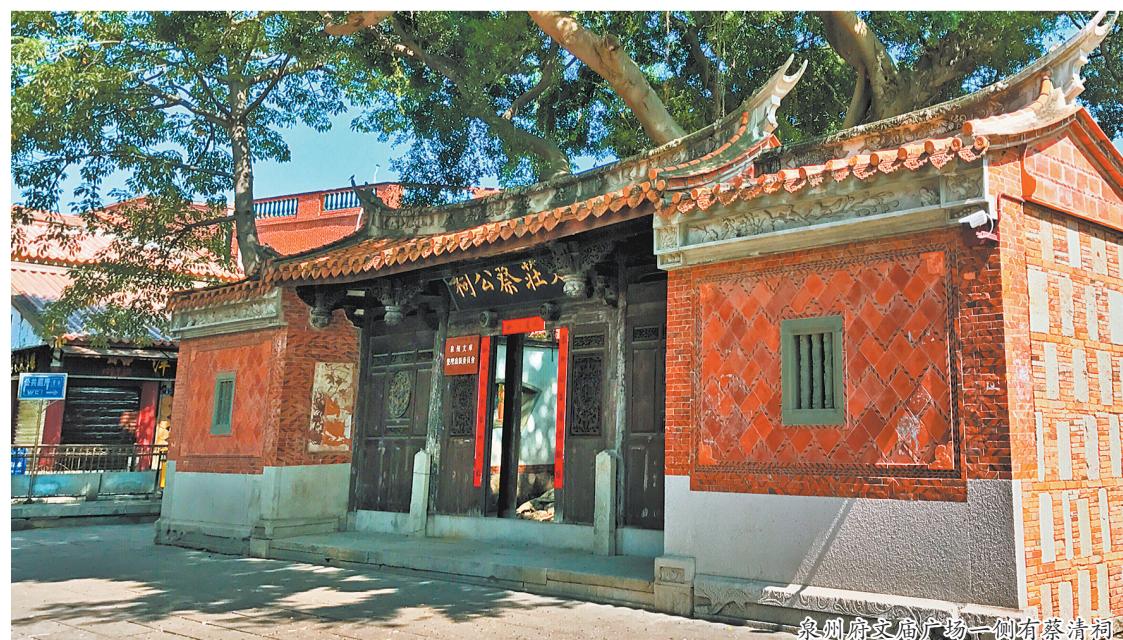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复李宗本书》中，蔡清写道：“自古凡未及一面，而辄以襟期相付与者，其气味类非人所知，而执事以施之清，拜赐厚矣……附杭笔四枝，墨一笏，扇一握。”也就是说他与李宗本两人还没来得及见上一面，但因为志趣相投，情谊深厚。李宗本有送“厚礼”给蔡清，而蔡清也回了笔、墨、扇等小礼物，这绝对是文人最有诚意的“邮件赠品”了。

在书信《寄萧山嫂》中，蔡清体恤萧山嫂要“保育幼孤，教训二女”，表示自己会节约开支，随时附寄钱银，“以助衣食之计”。



《蔡文庄公集》中收录的蔡清像

最后在信末写道：“万乞情察外，有香一束，木棉布二疋，祭文一帖，奉祭兄灵。牲酒银伍钱，着克忠临时备用。言不能尽矣，惟内外诸亲列位前，乞一一引名拜意。”遥寄香束、木棉布和祭文，以表对兄长的祭奠之情，充满了人情味。



泉州府文庙广场一侧有蔡清祠

张岳迂回劝人有一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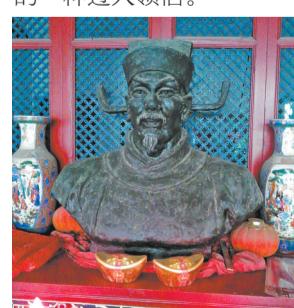
惠安人张岳（字维乔，号净峰）是明朝中期大臣，曾任右副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。他既是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还是理学家、文学家和方志学家，有“粤中廉能第一”和“闽中第一士子”的美誉。黄润（字以诚，号东石），是明朝晋江东石人，曾任松江知府。由于张岳与黄润是泉州同乡，又都是正德年间进士，两人出仕后互相亲善，最后还结成儿女亲家，故而他们间多有书信往来。

张岳《小山类稿》收录了张岳致黄润的多封书信。在一封《与黄东石》信中，张岳向老兄弟黄润诉苦道：“僻居无朋友之助，几成惰弃。想今眉宇，每切梦寐。”换成现代话就是：这里又没啥朋友，每天烦闷懈怠，人都快麻了。现在睡梦里都会梦到老兄你俊朗的面庞啊！虽略显夸张，却真情流露。

当时黄润在兵部任武选主事，张岳写道：“官曹清暇，日月新功，必有可以见教者，便中千万不要。”看起来像是虚心向老兄弟求教。然而，笔锋一转，随后便“开导”起黄润来了：“大抵吾辈年纪渐老大，精力亦无多，切在于要緊处用工，如读书专治一经，打成片段，尽有受用。向在南宫读《易》，已有次第，后来能不间断否？比如日用饮食，顷刻不可放下。”意思是咱们现在岁数也大了，读书治学最好专注在一本书上就好了，吃透里面

的片段，也会很受用的。你在南京攻读《易》经时（黄润曾任南京刑部主事），已经很有头绪了，未来也要继续加油哦！就像每天都要吃饭喝水一般，绝对不能放下哈。看到这里才明白，前面张岳说想你、说想向你求教，原来都是在为后面的劝学作铺垫啊。要不说怎么他劝人有一套呢！

末了，张岳又总结道：“今人苦苦要去学诗学字，学文章声口，真所谓浪费精神，可叹也！”这里的“文章声口”就是“文章表述风格”的意思，张岳为了让老兄弟专注于学《易》，竟暗示他不要浪费时间去学写诗、写书法、写文章，这就多少有点偏激了。不过也从侧面反映出张岳在历经世事沧桑后，对学问本质的一种过人领悟。



张岳像（陈小阳 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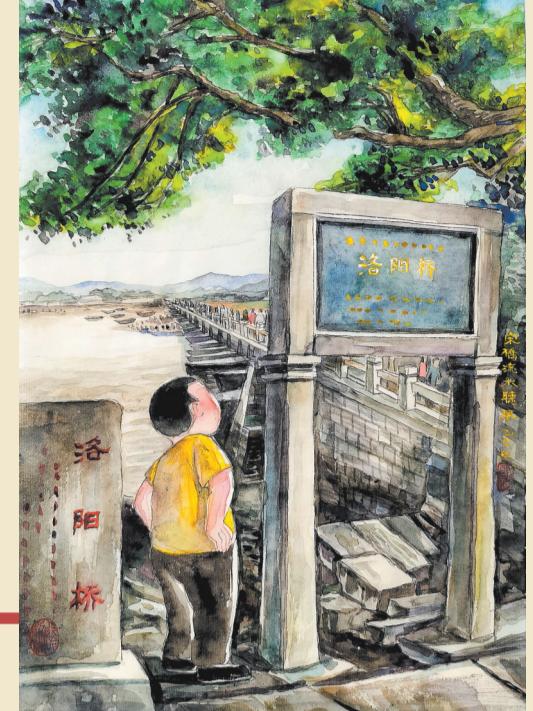


黄汝良对挚友的鼓舞

黄汝良（字明起，号毅庵），明代晋江安海人。他幼承庭训，有着良好的礼教，加上天生聪慧好学，成年后渐为博学高才之人，最后官至明朝南京礼部尚书、太子太傅。黄汝良与他的同乡何乔远（字卿孝，号匪莪）交好，两人也有颇多书信交流。

在黄汝良的《河干集》中就有这么一封《与何匪莪少司徒》手札，信中先回忆二人的过往，感慨道：“忆昔与翁丈同砚席，同袍籍，同在朝，同归隐，已复同出山，同还山，冷眼世事，真如蕉鹿，正可付之一噱耳。”黄汝良其实仅比何乔远小4岁，却把他称为“翁丈”，算是敬称。二人同为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进士，故而交集良多。甚至在致仕后，两人一度又在天启元年（1621）同时起复为官，但后来受阉党猜忌，又一起乞归回籍。黄汝良连用6个“同”字，坐实了他们之间关系“铁”的程度。文中“蕉”通“樵”，“樵鹿”典出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，用来喻指梦幻事物。黄汝良是把他们两人过去的种种经历喻为一场黄粱梦，称二人致仕回乡，成了逸民退士，正可将这些过往付之一笑了。

紧接着，手札峰回路转地说道：“间者鼎革方新，弓旌屡下，以弟某之潦倒无似，误辱召纶，距意想所及。第靴糠已先簸扬，钟鼎定应登庙。翁丈宜敕舍人治装，方当大展经济，为昔日同事生色，幸甚。弟弟则惟有自知止足，恩乞初衣，无敢冒叨，以忝知己也。”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思宗朱由检即位，清算魏忠贤及其党羽，并且征召黄汝良入京，原职起用，所以黄汝良才称“鼎革方新，弓旌屡下”。并且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先被扬簸出来的秕糠杂质，而何乔远这种大器钟鼎之人，更应再获重用。于是游说乔远放弃逸民身份，再度出山大展宏图。在这里，黄汝良用字遣词都非常讲究，由于朝廷率先征召了他而不是何乔远，所以他一直留心将自己摆在“下位”，从而鼓舞乔远的心志。果然不久何乔远便听从了汝良兄弟的劝说，在崇祯二年接受了朝廷的起用，出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与黄汝良共同续写了另一段晚明宦海故事。回看这封手札，依然让人感慨患难与共、荣辱同担的真挚友情。



涛声拍岸，犹带蔡襄当年挥毫的笔势；石桥横江，桥上笑语不断，难掩石板下沉厚的宋代余韵。桥碑字迹斑驳，记述种蛎固基的奇思；桥墩兀立，筏型基础与潮汐已共舞千年。红树林外，红砖厝若隐若现，江风挟着铁观音的清香，晕染古城的闲适与灵动。游人或赏秋景，或听江涛，熙攘中仿佛穿越千年，触摸古泉州的脉搏。如今，这桥已不再驮负车马，却依旧托举一城的风雅，守望古今交错的渡口。

(融媒体记者洪志雄/绘 庄建平

蔡绍坤 谢伟端/文)



安平金墩黄氏家庙内的“尚书”匾额即为黄汝良而立



黄汝良对挚友的鼓舞

黄汝良（字明起，号毅庵），明代晋江安海人。他幼承庭训，有着良好的礼教，加上天生聪慧好学，成年后渐为博学高才之人，最后官至明朝南京礼部尚书、太子太傅。黄汝良与他的同乡何乔远（字卿孝，号匪莪）交好，两人也有颇多书信交流。

在黄汝良的《河干集》中就有这么一封《与何匪莪少司徒》手札，信中先回忆二人的过往，感慨道：“忆昔与翁丈同砚席，同袍籍，同在朝，同归隐，已复同出山，同还山，冷眼世事，真如蕉鹿，正可付之一噱耳。”黄汝良其实仅比何乔远小4岁，却把他称为“翁丈”，算是敬称。二人同为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进士，故而交集良多。甚至在致仕后，两人一度又在天启元年（1621）同时起复为官，但后来受阉党猜忌，又一起乞归回籍。黄汝良连用6个“同”字，坐实了他们之间关系“铁”的程度。文中“蕉”通“樵”，“樵鹿”典出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，用来喻指梦幻事物。黄汝良是把他们两人过去的种种经历喻为一场黄粱梦，称二人致仕回乡，成了逸民退士，正可将这些过往付之一笑了。

紧接着，手札峰回路转地说道：“间者鼎革方新，弓旌屡下，以弟某之潦倒无似，误辱召纶，距意想所及。第靴糠已先簸扬，钟鼎定应登庙。翁丈宜敕舍人治装，方当大展经济，为昔日同事生色，幸甚。弟弟则惟有自知止足，恩乞初衣，无敢冒叨，以忝知己也。”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思宗朱由检即位，清算魏忠贤及其党羽，并且征召黄汝良入京，原职起用，所以黄汝良才称“鼎革方新，弓旌屡下”。并且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先被扬簸出来的秕糠杂质，而何乔远这种大器钟鼎之人，更应再获重用。于是游说乔远放弃逸民身份，再度出山大展宏图。在这里，黄汝良用字遣词都非常讲究，由于朝廷率先征召了他而不是何乔远，所以他一直留心将自己摆在“下位”，从而鼓舞乔远的心志。果然不久何乔远便听从了汝良兄弟的劝说，在崇祯二年接受了朝廷的起用，出任南京工部右侍郎，与黄汝良共同续写了另一段晚明宦海故事。回看这封手札，依然让人感慨患难与共、荣辱同担的真挚友情。